

朔州，我的第二故乡

●史慧清

晚饭后，我常会去离家不远的政务大厅公园，徜徉在高大的油松、洋槐树之间，听秋虫此起彼伏的歌唱，看紫色的叫不上名字的小花在路灯下闪烁着美丽的光芒，一天的疲惫便消散在这花木草从中。

来朔州已经12年了。2011年在全省煤矿兼并重组的大潮中，我跟随爱人来朔州工作，从此与朔州结缘。

12年是个什么样的数字？它足以让一个刚刚出生哇哇啼哭的婴孩，变成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也会如李白所写“朝如青丝暮成雪”，12年也许仅是一个朝暮之间。

还记得离开家的那一天，农历大年刚过，春节的气氛还很浓烈。早饭后，我便坐上了原单位送我去朔州的小车。我从后车窗看着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直至看不到了。

看着高速公路写着“高平”的两个大字，离自己越来越远，竟然不能自己，不由泪如雨下。倾注了我人生所有梦想的故土，就这样被永远保持向前的小汽车，毫不犹豫地甩在了时光的身后。

想想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我就是那个背着行囊多行者中的一员。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离开倾注我所有青春和汗水的这片热土，忽然在时光的某一天，怀揣一抔故土，远走他乡。

车行程6个多小时后，出雁门关，便看到一个巨大的宣传牌“像北欧一样美丽的地方——朔州欢迎您”。我们下了高速，绕进平朔，穿过平朔高大的南门，再绕过一个转盘，驶过东门，便到了开发区，途经元宝邸，才到达国发大厦，

这是我新单位的所在地。

在异乡朔州的生活，从那一天正式开始。这是一片神奇而又古老的土地，朔州位于山西省北部，和家乡晋城高平相距千里之遥，它地处内外长城之间，桑干河上游，西北毗邻内蒙古自治区，南扼雁门关隘。

刚来时我常和新认识的同事，工作之余坐着刚刚认识的小型绿皮公交车，满城溜达。也常常会看到一些小年轻，骑着载着低音炮的摩托车，在大路上风驰电掣。七里河上下游，到处是村庄农舍。整座城市还没有现在这样光鲜。

周末我会坐上到右玉的大巴，去看望在山阴煤矿工作的爱人。那时煤矿初建，一切项目还在技改之中。在矿区更能感受到朔州与故乡的不同。“一年只刮一场风，从春刮到冬”“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在这个海拔1000多米的山区感受特别明显。那些来这里创业的晋城汉子们，也学着朔州人开始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来抵御塞上的寒冷。

每到夜晚，我还是会想家，想念远在故乡上小学的儿子。想念父母。常常会沿着招远路一路溜达到政务大厅，看着还在建设中的政务大厅公园漆黑一片，

看着自己孤单的影子，在月光下被拉得很长很长，长得如同我心底的思念。

再后来，孩子和父母相继过来朔州，在离平朔四中不远的生活区租了个二居室房子，从此全家把根扎在了这里。租房的日子五味杂陈，但也更深深地了解了曾是亚洲最大露天矿的平朔，了解了朔州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日子就这样如水地流逝。期间煤炭市场虽几起几落，但昔日爱人所在的矿井，现在都已正式投产，为国家保供煤发挥着光和热。朔州城也已今非昔比，既有“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春未老，风细柳斜斜，半壕春水一城花”的南方风光，又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北方雄阔之美。既有老城的古色古香，又有现代都市的车水马龙。行走在朔州整洁宽阔的马路上，随处可见街心公园、休闲广场。处处可见水波潋滟、树木参天。这座古老的塞外名城，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十年弹指一挥间。朔州老城崇福寺的晨钟暮鼓和大戏台上的朔州大秧歌道尽了世事沧桑人生如梦，而我也从刚来时而立之年到了四十不惑即将近天命，我亲眼目睹着这片土地的巨大变化。

又是一个月华如水的夜晚，好友琴突然问我：“退休后是不是要回你们老家？有些舍不得你。”琴是我在朔州最好的朋友，在我举目无亲的日子里，是她给了我最大的慰藉。我一时语塞，竟然不敢看她的眼睛。

是啊，人生的未来不可知，但朔州却已融入我的血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朔州原来这么美

●赵海霞

看过很多次云
翻过很多座山
见过许多
变幻不一的日出和日落
却只爱过一座城
大自然以拥抱一切的力量
把这座城市唤醒
在一个春天，在一个夏天
在一个秋天，在一个冬天
在我们生命开始的地方
我们寻找，我们发现——
原来，这城市，这一年，可以这么美

一月

这一天：向新而生

这一年的第一个日子
用来记录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
这一年的第一缕阳光
被用来照亮一个节点，和一段征程
这一天 交融感动的瞬间和温情的怀念
这一天 接续美好的憧憬和激情的出发
这一天 用一切崭新的开始诠释成长的意义
这一天 新的朔州 来了

二月

朔州年：踏歌而来

当农历春节
停靠在北纬39°
——一个叫朔州的地方
古城古墙的灯火点燃了
踢鼓秧歌的队伍拉长了
年俗年味
与悄无声息的时间
叠成一个重要的仪式
盛世朔州 在这一刻
和春天相拥 与美好同行

三月

春景图：候鸟北归

神女峰上的白雪
在春季融化成水 缓缓流动
太平窑水库 开始焕发新的生机
这是远方的家
一群群天鹅 带着思乡的情愫 回来了
这是美丽的梦
一春又一春 一片水 漾出神韵

四月

踏青时：不到长城非好汉

朔长城 一内一外
环抱了中国较早的城池和朝代
广武城 一新一旧
壁合了历史演进中的朔州文明
历经风霜的烽火台
是皱纹里写满历史的老人
蜿蜒的走向 指明历史发展的脉络
雄阔的姿态 宣告昨天今天如此辉煌

五月

赶庙会：崇福寺的钟声响起

农历四月初八
朔州人 奔赴一年一次的庙会
崇福寺外聚集了更多祈福的人
一千多年前 朔州人尉迟恭奉旨兴建
崇福寺
一炷香火 在这里袅袅升起
一种信仰 在这里生根落地
坚守和传承 让幸福绵延不绝

六月

樊家窑：杏花开了

樊家窑的杏花开了
在一夜之间 被芬芳和绚烂盛满
这曾是满洲贵族的乐园
这曾是诗人笔下的桃花源
一枝杏花一树繁华

你来时 它安静了无生意
你走后 它依然栩栩如生

七月

油菜花：芳香正浓
错过婺源油菜花的花期
这里，还有一片油菜花地
七月，朔州的油菜地开了
被远处的天际切开
一片柔嫩的油菜地
有了棱角 格外硬朗
有风吹过 飘来恣意的花香 拂过沁人的凉意
这，是朔州的油菜花

八月

绿色情：右玉，不止眼前的绿色
当低矮的小老杨 一棵连着一棵映入
眼帘
这说明已经正式进入了右玉的世界
没有风沙肆虐 没有黄沙漫天
右玉的天地 早已换了模样
该走一走 漫山遍野的绿地
该摸一摸 刻在丰碑上的名字
该看一看 一把铁锹 一个水壶 一本日记
该把这片大地 留在心底 讲给人间

九月

丰收节：大地的颜色
河流和山川，在大地深处孕育生命
播种和耕作，换来一季的收获
朔州独有的作物
严格遵循夏季的生长规律
经过整个夏季阳光和雨露的滋养
在立秋之后 尽显丰茂
一片连着一片的金黄
是朔州秋天的颜色
这一刻，我们用“丰收”定义生命

十月

朔州游：比岁月更辽阔
总有一些风景
是你用想象无法触摸到的地方
用心灵抵达 用脚步丈量
这片厚重的土地 铭刻山水记忆
这片深情的土地 见证四季轮转
这片湿润的土地 滋养美丽梦想
金秋十月
来朔州 看风景 寻传奇 见未来

十一月

赏冬景：冬季来看神头海
这里 有一片神头海
从凛冽的严寒中
氤氲出一个独特空间
与零下二十度的温度抗衡
与水雾缭绕的仙境缠绵
这神奇的水
生动着朔州的冬天
这温润的水
鲜活着冬天的朔州
冬季，到朔州来看海

十二月

冰雪季：冰火两重天
被冰雪凝结的时间
迸发出独特的蓬勃和力量
被冰雪“捂热”的城市
沸腾着无限的激情和热爱
冰天雪地 自由滑翔
这是朔州冬天的样子
从文化中信步踏来
从山水中闲步归来
在朔风中感受朔风
在朔州寻找朔州
这，就是朔州，这一年，很美

寒衣节

●樊海霞

十月初一，也叫寒衣节。我去给爸爸送寒衣，随姐夫去姐夫的村里，给姐夫逝去的亲人送寒衣。

霜降过后的天，骤然变冷，树叶金黄，随秋风落下，一幅静秋的美。许是寒衣节想起故去的亲人，突然伤感，连着冷清秋的美也感觉是凄凉。看着车玻璃前秋风扫落叶之势，突然就想起一句诗：又是寒时矣。黄花落尽往来人，不住狂风吹落叶纷纷。

伤感之时，不觉就到了姐夫的村里，红砖碧瓦的新农村景象让我突然回神，好久不来村里，原来村里是这般新气象了。干净的水泥路，整齐的瓦房，远处，成群的羊儿，一股久远的温馨的味道扑面而来，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家，就是这股味道。

姐夫的二嫂早已在恭候亲人们的到来，她有些许激动，些许慌乱，脸上却始终挂着微笑。姐夫的二哥在大门口迎接我们及前后脚一起到来的本家两个兄弟，他开心地说：“每到寒衣节，是我家最热闹的时候。”

果然，进了家门，姐夫的两个妹妹和嫂子已经在灶间忙碌了。二嫂忙着招呼我们上炕，有着大花的大红色油布，久违了的感觉看见就想爬上去。

我们上炕坐下，姐夫和他二哥以及两个兄弟去给他们的祖先送寒衣去

种啥得啥

●杨晓兰

块地，因为离家近，从种到收，我妈几乎每天都会去看看，间苗锄草，应时按候。也就是说，种在这里的庄稼是幸运的，所受的优待仅次于院子里的蔬菜。

我妈还种着三个菜园子，一个是自家的院子，另两个是一道巷子里两户人家的烂大院。人家多年前就搬到了城里，旧居墙倒屋塌，荒凉破败，我妈打个招呼就把人家的院子种了。而开发这样的院子同样不啻于开荒，石头瓦块，荒草萋萋，也不知道她从哪下手。等她和我们炫耀的时候，园子里已经是满眼风光了。我妈拄着锄柄，站在被分割的像棋盘一样的菜畦里自言自语：辛苦下哪也不白下！

我们这里春天干旱，种园子浇水就是问题。有一次我回村，看见大门洞里躺着十个食用油桶子，心说我妈真是的，攒这烂玩意干啥，正想着提溜出去扔了算了。我妈却哆着两只手慌里慌张地挡了过来，连连说：“要摸，要摸，有用哩！”原来，她每天就用这些桶子装了水，再用独轮车推着去浇园子！对于我妈这种行为，我爸很是不屑，以他一向大庄户人的见解鄙视这种低效劳动，甚至还无可奈何地调侃说“我看她是神经了”。我也嗔怪说：“妈，费劲死了，你咋就闲不住？”我妈说：劲就是用来费的，一天天懒吃懒坐，养一身膘套谁呀？我笑了，我就是属于那种懒吃懒坐不爱动弹的。我妈看一眼我，笑着说：“就像你，一天天减肥呀减肥呀，不意动弹你能减下

一两？”“今儿睡不着，明儿睡不着，补这呀补那呀，你出野地受一天试试，啥鬼也没了！”看着，这就是我妈给我支的招，减肥，失眠，双管齐下，一举两得。在我妈看来，劳动似乎可以治愈很多，她把很多毛病和问题都归结为“闲的”过。想想也毛病，无事就生非嘛。

最早见的收成是叶菜，白菜、茼蒿、茴香苗、生菜，这些长得喜色，旺腾腾，水灵灵，从密实处拔，等于间苗。紧拔慢拔，还是越拔越多，吃的速度几乎赶上生长的速度。我妈急了，打电话来说赶紧来取菜来。于是，那些菜就会一连几天出现在我家和我朋友同事家的餐桌上。等黄瓜、茄子、西红柿、豆角下来，叶菜就成了鸡娃的加餐，绿汪汪的菜叶拌了黄澄澄的玉米面，鸡吃得很快实，想来比起那土灰色的糠皮鸡美食口得多。

每次回家，走的时候都是搬家一样，一包又一包，从车上卸下来，得用人家物业那个小推车拉。我说少拿些吃不下了。我妈就说吃不给了人，城里啥不得买？再说了，咱这没上化肥不打农药，比买的好多了。

八月十五前后那几天，据说豆角卖到每斤十块以外了，我家冰箱里还存着村里摘回来的一大塑料袋豆角。我那个在微信上说想吃豆角焖面的朋友大发感慨。我在评论区留言说可以来我家取豆角。朋友回复我“你真老财(富有)！”是的，我就是老财，夏秋季节，我很少买菜。不光是菜，米面杂粮几乎从

来不买，这些家里都有。自结婚以来，每年最少吃两只羊，算下来是把我老爸喂的一群羊赶进了肚里。老两口总是很豪气地说：“你只管吃！”

我妈给我整理要拿的东西的时候，面挖得满满的，按得瓷瓷的，总是扎不住口，一边不舍地往出挖，一边怨袋子小。她举着一把葱说，这把葱你要买还不得两块？我说，你可说没了，五块也买不上。

秋分将近，园子里其实已经显出了萧条。站在拦挡牲口的木栅栏边，我踟蹰不前。我妈说：“你别看这菜苗已经蔫了，秋吃还多得很。”果然，黄瓜苗都枯成那样了，上次来时指头长的小瓜纽子长成了顺溜溜绿油油的黄瓜，瓜条顶上还在开着花，一寸来长的小黄瓜正剑拔弩张蓄势待发。我妈说，只要不上冻，还长呢。豆角也是，架顶各色豆花碎纷纷地开着，撩开叶子，一拽一把。有些细弱的，我妈怜惜地管它们叫做“油灯捻子”，说长成长不成看老天爷吧。我特意看了看上次做了记号的几个倭瓜，果然又放大了一圈！猛一抬头，发现枣树上还吊着好几个，赶紧掏出手机拍照。我妈说这个倭瓜品种好，又面又甜，吃过的人都说好，今年她特意买了一袋籽种，十八颗籽，种的有点少了。明年买三袋，种到沟沿边，甩开了吃。

我妈给我描绘的是倭瓜瀑布啊！一条一条的瓜藤，先是荷叶般的瓜叶，百合般的瓜花，再就是点缀其间日日渐大的倭瓜……这幅画面真得很是壮观啊！

就在我凝神遐想的时候，我妈往一块炕大的畦子里撒葱籽，边撒边说：“你信不信？明年开春的小葱儿就有了。”

我说：“我妈，地是宝啊，种啥得啥！”我学着我妈的口气重复了这句她挂在嘴边的至理名言。

是亲民、勤政、正义、廉洁的。光绪七年(1881年)清廷重臣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下车伊始先整治官吏，参免了贪纵虐民的9名州县官吏，褒奖了姚官澄等6名府州县官：“知州姚官澄操守廉洁，政事勤明，晋省早年州县不染卖粟恶习者不过数人，而姚官澄兼以有才……”朔城区福善庄庙里至今设有姚官澄祠堂，当年朔州城里也曾建有姚官澄祠。由此可见，在朔州人的心目中，姚官澄的地位是比较崇高的。

熊六起义是封建社会朔州爆发的规模最大的白莲教起义，震惊全省，影响巨大。起义虽说以失败告终，但“自嘉道以来，山西就一直有白莲教活动，而且他们的秘密反清活动一直也没有停止过，这就为山西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历史基础。”(见2015年方志出版社《山西通史·清代卷》)。



心轻万事如鸿毛



道遥且喜从吾事



江上舟摇楼上帘招

李柱刻

姚官澄与熊六起义

●陈永胜

鸦片战争前后，由于清廷的日益腐朽，加之内部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山西的白莲教徒不断进行反清活动，开展了一定范围内的抗清斗争。光绪四年(1878年)，朔州白莲教首领熊六，领导了一场数千人参加的声势较大的反清起义。史称熊六起义。

熊六，朔州大涂皋村人，1838年生，字振德。熊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寡母务农为生。幼年时期，他在每年的冬春在村里的私塾读书，夏秋为地主放牧牛羊。15岁时，被迫中断读书，开始给地主当长工，此时的熊六已经发育得身高达七尺，臂力过人。因饭量惊人屡遭地主嫌弃。

同治初年，熊六在村外遇见一人，相谈甚欢。熊六于是就把这个人请回家中，拜为师傅。原来此人是白莲教的一个头目。很快熊六就接受了此人传播的白莲教教义。从此，熊六整天以传教为事，先后在朔州丈子村(今朔城区福善庄村)、宁武高崖上村和上、中、下白泉村、山阴、崞县等地广收信徒。据《宁武县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版一印)记载：“同治十三年(1874年)，熊六在上白泉村开设教堂，建造房屋，信徒发展到300余人。”

白莲教是一个古代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它的历史极为悠久，跨越南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源于佛教弥勒净土法门，得名于五世纪初东晋庐山慧远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今属江苏)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也就是白莲教。早在鸦片战争前的嘉庆时期，山西地区就有白莲教民的活动。并同河南、直隶以及山东的白莲教都有广泛的联系。

光绪初年，朔州连年灾荒，乡民少衣缺食，冻饿而死者并不鲜见，惨像目不忍睹。而丈子村地主李鸿的家里却是粮食充盈、用之不竭。于是，熊六前往拜访，劝说李鸿把600余石粮食捐献给教会。熊六于是开设粥棚，赈济灾民。因此熊六深得乡民好评和信任，附近村庄自愿入教的人日益增多，势力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熊六和宁武白莲教徒股开国、股甲辰等人倡导“劫富济贫”，熊六就是属于那种懒吃懒坐不爱动弹的。我妈看一眼我，笑着说：“就像你，一天天减肥呀减肥呀，不意动弹你能减下

熊六以戏装黄袍加身，自居为帝王。又任命官吏，封四大将军、二军师、绕殿候、七品知县等八九人。姚官澄眼见劝谕、剿办无法成功，便立即请求上司派兵会剿。很快大同镇总兵令驻岱岳镇都司葛云飞率骑兵五哨、步兵一营开赴朔州城，与驻朔守兵一道星夜围剿姚官澄，双方激战于下白泉村的干羊湖高地。战斗相持一天一夜，最后熊六在突围中被俘，押回朔州后被害身亡。起义失败。起义军的余部虽然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斗争，但因群龙无首、寡不敌众等原因，最终以失败告终。

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看，姚官澄无疑是镇压熊六起义的刽子手，是开历史倒车的。可以说，这是他的历史污点。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看，这也是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与他本人的人品和官德没有多大关系。

姚官澄(1834—1895)，字警工，号练江，满族镶黄旗人。咸丰五年举人，21岁选授山西岚县知县。后署理吉州州事，出任山西乡试同考官，调任永济知县、汾阳知县。同治十年(1871年)升任朔州知州。(后兼任山西戒烟局局正)，连任两届至光绪九年(1883年)，再南下出任解州知州，又连任两届至光绪十八年。后升任候补知府，并掌教河东宏运书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病逝。

姚官澄为官四十年，所在各州县方志中多留有官绩撰文颂词，誉为“姚菩萨”，赞为“决狱如神”，在任“民无怨仰”，离任“行李肃然”，州民恩慕不忘为之立“长生位”“德政碑”等。姚官澄平生喜好文墨，著有《一枝山房诗集》一书，被誉为“循吏诗人”。由此可见，姚官澄的为官